



## 铭记

■孙佳欣

在嘉峪关明长城，烽火台历经沧桑，屹立于风沙之中。“我”仿佛看到大漠狼烟破空直上，将士们在刀光剑影中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巍巍边关，护卫着万里河山……那一刻，“我”感觉自己触到了韩班长牺牲的“谜底”——他是军人，他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，最终将自己化作屹立不倒的“烽火台”。

手榴弹爆炸时，石丽心中是坦然的。她这一辈子，有终生坚守的信仰，有志同道合的爱人，有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她觉得很值得。鲜血染红了石竹花，她想，还是有些遗憾的，她见不到革命成功的那天了……可石竹花这么美——它们会

蓬勃繁茂，生生不息。

在那遥远的地方，边防军人把脚印印在了巡逻路上。他们眼睛澄澈，笑容明朗。每一次巡逻，都是意志力的考验；每一天坚守，都是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情的告白。

读者朋友们，提起军人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逶迤长城上矗立的烽火台，是遥远边关挺立的座座界碑，是烽火中无畏牺牲的冲锋，边防线奉献青春的守护，还是一双双清澈的眼、粗糙的手，一声声嘹亮的歌、深情的报告……他们久久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当岁月流转，他们已经将自己融入祖国的山河。



## 烽火台

■章熙建

#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。

海风把海堤上茂密的芦苇刮得“哗啦啦”直响。我所在的驻江口某海防团一营正在组织实弹射击考核。靶台位置由于有人经常打理，没有长出芦苇，此刻恰好成为一个灌风的豁口，给实弹射击增加了很大难度。

第一组刚进入射击位置，值守二道堤的警戒哨兵突然高举小红旗，面向射击场利索地挥动着——那是暂停射击的旗语。我探头朝海堤望去，只见一辆吉普车在前，一台罩着篷布的卡车紧随其后，直奔二道堤射击场驶来。

团长突然出现在射击场，面容严肃地向营领导说着什么。营长听后，当即招手将连队主管叫到跟前。后来我们得知，那是在传达上级选拔抽调优秀战士补充前线见习参战的紧急命令。

考核仍在进行，靶场爆响震耳。我们无线班的韩志军班长5枪命中50环，当场戴上了大红花。

热烈的掌声响起，引起了正对着花名册研究选拔名单的首长们的注意。团长朝着那“大红花”一指，说道：“叫这个兵上，这枪法上了前线能派上大用场！”

奉令加入集合队伍的韩班长，就这么挎着水壶和挎包，裹挟着一身尘土，上了军用卡车。登车的瞬间，他从篷布下蓦然回首，深深地望了我们全班战士一眼，那对深陷的眼窝里流淌出为国出征的豪气和一丝无言的不舍。

一年之后，当我们再度与班长“重逢”时，他已经是登在军区报纸上的一位战斗英雄，一位血洒战场的烈士。

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晌午，报纸刚发到班排。一名老兵瞄了一眼就惊呼起来：“噢！韩志军烈士，跟咱们的老班长同名同姓哩！”

在那个信息还有些闭塞的年代，我们只能焦急等待着消息，希望那只是个与班长同名同姓的英雄。“八一”刚过，与老班长同一批参战的程海涛排长回来了，也证实了韩班长牺牲的消息。

团里派吉普车拉着程排长到各营做报告。英雄事迹报告会上，程排长讲述了

海防团参战牺牲的6位英雄的事迹。程排长在讲述中不时因动情而哽咽停顿，很多战友都哭了。我忍住眼泪，把韩班长牺牲的那个片段深深烙进心底——

身负重伤的韩志军班长，率先冲上某高地的山顶，倚靠在碗口粗的半截树干上，冲锋枪就斜挎在他的胸前。他咬紧牙关，艰难地挺直身体，目光紧盯着数米之外的烽火台。

突然，峭壁下冒出一个敌军，正高举着一捆“滋滋”冒烟的手雷冲向烽火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韩志军班长如豹子一般纵跃而起，将敌扑倒。那捆手雷恰好被两个身体夹住，在坠落峭崖数米后轰然爆炸……

我感佩于韩班长在牺牲前那决然赴死的举动，可一个疑惑又令我大为不解——

面对突然出现的敌人，韩班长为何舍弃枪击而选择以身扑敌，以致付出了生命呢？

### 二

班长牺牲的第二年初秋，我考入了军校。

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在学校遇到了程海涛排长。听我说起对于老班长牺牲的疑惑，他也感到有些蹊跷，第二天就带我找到正参加保卫干部培训的主攻团张股长。当时任7连指导员的张股长向我们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幕——

攻占某高地，“尖刀连”7连奉命从西北山坡向山顶突击。当时，敌军构筑的阵地已被我方炮火摧毁，可没想到就在逼近山顶不足50米处，山顶上突然响起重机枪的射击声，几个冲锋的战士顿时中弹倒下。

韩班长快速匍匐，猛然大步跃进，闪身藏到一块大岩石之后。那岩石正巧在山道右侧，韩班长迅速将枪托由右肩转移到左肩，尔后瞄准、击发……敌机枪射手应声倒下。可几乎同时，韩班长暴露在敌人射击视线内的胳膊也连中两弹。就在他咬牙操枪准备再次跃出时，密集弹雨朝他倾泻而来——敌弹药装填手接替了被毙命的射手。

韩班长异常镇定，他需要捕捉敌军更换弹链的瞬间，精准出枪，一招制敌。果然，一阵弹雨后，敌机枪的射击声戛然而止。就在这瞬间，韩班长单手操枪跃出射击死角，以干脆利落的点射，将敌人击毙——收复高地的最后障

碍被一举拔除！

听完张股长的描述，我想到了当初团长在海堤点兵时的断言：这枪法上了前线能派上大用场！

### 三

要真正揭开老班长牺牲的“谜底”，须得身临其境。2019年仲春时节，完成一项外出任务后，我顺道去了某高地。

攀登山峰时，我特意选择了当年7连突击的路径。在那块老班长曾藏身射击的巨石上，长满了厚密的青苔——岁月无情，已将那段血与火的往事湮没。

伫立山巅，旭日光芒四射，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巍峨。战后重修的高地烽火台，威武雄壮地耸立在山巅东南角。我在当年韩班长倚靠的大概位置坐下，试着去体味英雄牺牲之际的心境。

当我的目光落在对面两公里外相邻山巅的一刻，我想到了当年程排长讲到的一个细节。战斗的那天清晨，7连蛰伏在相邻山巅，等待进攻号令。韩班长接过排长的望远镜朝某高地观察着，突然神色激动，欲持枪跃出，好在程排长摁住了他……

蛰伏待命，是极为隐蔽的行动，身为战斗骨干的韩班长，为何会在那特殊时刻爆发怒火以致不能自抑？

我想象着将自己的视线聚焦在当年韩班长的望远镜里。许是灵犀使然，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在高地山巅，敌军正挥动工兵锹对烽火台肆意破坏。

我突然想起30多年前的一个春夜，我下哨返回排房，正遇见韩班长站在单杠沙坑旁边仰头望月。见到我，他告诉我：“我的老家甘肃嘉峪关有座宏伟的古长城，长城上有很多古老的烽火台……”

那两个相隔万里的场景在我的脑海里蓦然相撞——谜底也许就在烽火台！

### 四

2020年深秋，我前往甘肃嘉峪关。

在距离嘉峪关城数公里远的偏僻小村薛李堡，我寻到了年轻的村支部书记薛怀舟。他给我讲述了一段尘封在岁月中的往事。

一年春上，有对年轻夫妻找到老支书，说他们家乡遭遇了泥石流灾害，不得不离家寻找落脚之处。见那后生憨

厚老实，小媳妇又身怀六甲，老支书稍作沉吟便应允下来。

乡亲们热心接纳了他们。他们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，买回了几头羊羔饲养着，又在那截断崖下开出几亩薄地。

转眼到了10月里，古长城的土堡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啼哭。夏收之后，他们在村头盖起了两间土坯房，打算来年春天就搬到新居住。

可他们没能等到下一个春天。在一个暴风雪降临的冬夜，羊群四处逃散，小夫妻在黑暗中收拢羊群，竟不慎双双坠下了断崖。第二天清晨，老支书赶去察看，发现小娃儿蜷缩在土堡里簌簌发抖，好在高耸厚实的城墙给他遮挡了些风雪。

乡亲们给娃儿起名叫孤娃，共同抚养他长大。孤娃参军那年，来接兵的连长说，这名字太悲苦，进到部队后他不会孤单，就给他改名叫韩志军吧。

一夜惆怅无眠。翌日清晨，我搭乘薛支书的车去看土堡。车子驶出四五公里时，薛支书手指前方一座高耸的烽火台说，这就是“万里长城第一墩”。这座古老烽火台戍守戈壁大漠百年，边地百姓都尊崇它为功勋守卫哩！

那一刻，自遥远的时光中传来清晰可闻的回声——“明长城第一墩，嘉靖十八年由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……与嘉峪关城浑然一体……”

悠远浑厚的声音敲击着我的耳鼓。我仿佛听到，格外低沉苍劲的号子声中，是筑墩士卒在挥汗如雨，构筑起威镇边关的不朽长城；我仿佛听到，茫茫大漠号角呼啸的破空声里，是边地祖先抗击外侮时，胸中喷吐出的愤怒吼声；我仿佛听到，时光长河汨汨流淌，有刀光剑影的撞击声传来——那是戍边将士用鲜血与生命，换来万里山河肥沃祥和……

那些穿越时空的场景，或许时常出现在老班长幼时的梦境中——自小吸纳着戈壁大漠的风水甘露，他早就从骨子里把自己打磨成了祖国的“烽火台”！

敌军登上高地，妄图毁坏那战伤累累的烽火台。眼看炸药已被点燃，烽火台即将被炸毁，此时，韩班长手臂重伤，抖得厉害，已经举不起枪……这才有了他无惧无畏的孤身一跃……

故人已远去，一切只是我的揣测。站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，远眺在大漠中默默屹立的烽火台，那一刻，我仿佛又看见阵地上的韩班长。他目光炯炯，脊背挺拔……那一刻，我读懂了“脊梁”的含义。

马鞭朝战友们招手。车内的官兵也打开车窗向他致意，一时间，巡逻路上热闹非凡。

官兵一同骑马前往巡逻点位，汤太强牵着领头马在前面开路。一眼望去，周边白雪茫茫，极易迷失方向，好在官兵对这条巡逻路非常熟悉，完全可以凭借经验辨别方向。可因为看不到路面，马蹄常常会踏空，汤太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，不时回头提醒战友们注意安全。

这里的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前一秒还是太阳高挂、晴空万里，后一秒就寒风呼啸、漫天风雪。在一处极陡峭的上坡路段，官兵骑着军马稳步行进，此刻，大家不再说话，全神贯注地赶路，一时间巡逻路上寂静非常，只余马蹄踏在雪上发出的咯吱声。

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骑马巡逻，官兵按规定时间到达了预定休整点。此时，他们的双脚早已冻得失去知觉。脱掉军靴，抖出毡鞋子里的雪，汤太强大声说道：“大家跟我一起跺跺地，跺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官兵休整完毕，又要整装待发。

“还有500米，大家加把劲！”前方道路需要官兵牵着手动步行进。虽然只有百米，却是危机四伏——积雪的厚度没过了官兵的腰，他们只能不停试探，稍不注意就会滑进雪坑里。

终于到达巡逻点位，官兵立即展开警戒，观察周围地形情况。最后，他们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国旗，开始进行宣誓仪式。寒风如刀，国旗猎猎作响，在茫茫白雪间，像是一簇跳动的火焰。官兵的誓言在雪山间回荡，是那样铿锵、响亮。

回到连队，天色早已乌黑。连队门口“忠诚戍边、扎根高原”8个大字，在星光下闪着光亮。哨兵如松柏挺立，在漫天繁星的映衬下，显得分外神圣。

### 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待伤病员都休息后，石丽悄悄走出病房，来到院外那片小树林。

黎强已经在那里等候。他捧着一把石竹花，迎上来递给她：“石丽同志，这石竹花是我刚采的，给你！”

石丽接过花，朝黎强露出了笑脸。

夜深了，四周一片寂静。天上的星星又多又密，大山黑黢黢的，偶尔有猫头鹰的叫声传来，惊扰着战士们的睡梦。

“等革命成功了，我们就结婚。”

石丽点点头：“离革命成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！”

石丽是一个富商的女儿，她在北平读书时，认识了黎强，他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毕业后，在冀东军区分区培训了6个月，他们便被派往隐蔽在深山中的战地医院，负责救护伤员。

这里环境非常简陋，只有几间石板房，一溜大通铺。医院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也极其缺乏。为了让伤病员早日康复，石丽常去山上采石竹花——这花在塞北山区随处可见，是一种草药，有清热利尿、散瘀消肿的功效。

石丽性格活泼，长得也俊，又有一副好嗓子。大家都喜欢她，也管她叫石竹花。

回到医院后，石丽又在病房里巡查了一遍，确定所有伤员都好好的，才躺下休息。

黎明，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，一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。

枪声是哨兵发出来的。听到枪声，石丽一骨碌爬起来，穿上鞋就往病房跑。她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有敌情！大家不要慌，快往山里撤！”

黎强冲过来，背起一个重伤员就往外跑。其他战友也反应迅速，带着伤员们飞速撤离。

本版插图：陆千波 赵瑛鹏  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## 长征

第6347期

### 石竹花

■孟宪歧



石丽将医药用品带在身上，也搀扶着一位轻伤员撤离。听见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，那伤员急声说：“石竹花，你带着医药用品先走，那些比我的命重要，我来掩护你！”话刚说完，他挣脱了石丽的搀扶，拿着枪一瘸一拐地隐蔽在一棵大树后。

石丽见那伤员朝她比画着快走的手势，又听见不远处枪声大作。她咬咬牙，向着山上飞奔而去。

身后，那位留下的伤员开始射击——敌人越来越近了。

刚跑几步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——那名伤员同志牺牲了。石丽没回头，含着泪往山里跑。跑了一会儿，她看见在前方不远处，黎强正背着重伤员撤离。

石丽快跑几步追上黎强：“我替你护送伤员，你去阻击鬼子！”

黎强点头，端起枪，深深看了她一眼：“你小心！”说完，便向反方向跑去。石丽来不及嘱咐他一声，就背起重伤员朝山上跑去。她一边跑，一边听到身后传来更密集的枪声，仿佛还有激烈的搏

杀声，可她不能停下来。石丽胡乱抹了一把泪，她告诉自己，一定得把伤员护送上山。

又是一阵乱枪打来。

石丽背上的伤员猛地动了一下，带她脚下一歪，跌倒在地。伤员从她背上滑下来，后背被打了几个血窟窿——他已经牺牲了。

身后有鬼子的喊声传来，叽里呱啦的，还有一个中国人的声音：“女八路，快投降！”

石丽回头骂了一声“狗汉奸”，仍旧往山上跑。可后面的敌人紧追不舍，数不清的子弹从她身旁掠过。

最后，在一块大石头旁，重伤的她被十几个鬼子和伪军团包围。

大石头周围生长着许多石竹花，有粉的、黄的，很是可爱。风一吹，便摇头晃脑的，像是前夜与黎强一同仰望过的星星。石丽站直身子，从容地理了理头发。等敌人走近，她掏出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。

在敌人的惊呼声中，手榴弹炸开，鲜血染红了山上那一簇簇石竹花……

#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清晨，一轮红日挂在遥远的山脊线上，将支普齐照亮。朝阳洒满刻着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的石碑，岗亭旁屹立的3名哨兵坚毅挺拔，如同雕塑一般，阳光将他们黑黢黢的脸颊映得通红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即将前往海拔5600米的点位巡逻……”营长汤太强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着，边关的最后一丝寂静也伴着远处山顶的雾气逐渐消散。

巡逻车缓缓驶出营区。“是因为路途遥远，才有了这块石碑吗？”第一次参加巡逻的列兵潘凯好奇地问道。汤太强看向远处的雪山，笑了笑并没有回答。

其实，支普齐，藏语的意思就是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。西藏的边防军人，更喜欢开玩笑地把支普齐叫作“去不起”，因为那里太过偏僻遥远。连队距最近的一个村庄也有80多公里的路程，且全程都是艰险的盘山路。

本次巡逻，官兵会先乘车，再骑马，最后徒步。然而当巡逻车辆出发时，军马并没有一同前往。潘凯脸上充满了疑惑，但很快他便知晓了缘由。

“格桑朗杰，巡逻军马是否到达乘马地点？”

“报告，已安全到达。”

潘凯通过对讲机里面的对话，得知连队军马饲养员格桑朗杰在凌晨5点多就将军马赶往了乘马地点。军马可以在赶路途中边走边吃野草，相当于格桑朗杰在路上就喂饱了军马。这样既节省了时间，又保证了军马的体力——这是格桑朗杰坚持了12年的事情。

一提到格桑朗杰，战友们的话便多了起来。他们纷纷说，格桑朗杰对军马比自己都好。

## 在那遥远的地方

■戴学武

还记得去年冬天，格桑朗杰像往常一样，在雪花纷飞的草原上放牧。突然，不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3只野狼，它们在不断地向马群靠近，仿佛在寻找时机攻击猎物。同行的战友阿旺伦珠顿时慌了。格桑朗杰淡定地飞快上马，他口中不断发出嘶吼，以驱赶野狼。令阿旺伦珠意外的是，那3只狼竟也真的灰溜溜逃走了。从那以后，阿旺伦珠经常向格桑朗杰请教，听他讲述驱赶野狼和雪豹的故事。

巡逻车快到达骑马地点时，只见格桑朗杰站在高高的山丘上，手中挥舞着